

## 家 访

名家走笔

◎谢志强

沙平最怕我去家访,因为他学习成绩差。

我刚到三营职工子弟学校教算术,还兼班主任。我拿沙平没办法。他也不调皮捣蛋,就是丢三落四,不是课本不见了,就是作业没交。他的算术成绩总是倒数第一。同学叫他“小糊涂”。而且,他课堂上老是“开小差”,人坐在教室里,心跑到别处去了。有一节课,他埋着头画画。我从讲台走到他的桌边,说:“不听课,你在干啥?”

沙平说:“画羊羔。”

怪不得他的作业簿时常撕掉几页。他画了一只小羊羔,站在一个大土包前。

下了课,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指着画面上的土包,问是什么。他说是沙包。我问沙包上像头发的是什么?他说是红柳。我问他画画的时候是什么课?他说是算术课。我说:“看来,我得去你家家访了。”他说:“老师,我爸爸不在家,去了也白去。”

我去请教办公室的刘老师,她是沙平的前任班主任。她说:“对这样的差生,你家家访,他就不犯糊涂了。”

沙平是住宿生,他所在的连队离营部有七八公里,挨着沙漠,是绿洲的前沿。我数次声称要去家访,沙平总是说他爸爸不在家。但是,他已显出积极的反应,认真听课,作业也不拖拉。渐渐地,我就不那么紧迫地要去他家家访了。但是,我知道,家访迟早要去,我想到“狼来了”的故事,要是狼不来,沙平会以为只是幻觉的“狼”。

终于,有一次算术考试,沙平得了98分,一跃到前三名。下午放学,他在办公室门前的操场上,显然是在等我。他用鞋尖在地上画着什么。我走过去,他抬头,说:“谢老师,啥时候……家访我家?”

我看着他脚前的地,说:“抽个空去。你在画啥?”沙平像犯了错,低着头,说:“画羊,老师,可是我上课再也没画过羊。”

隔了一天,我又见沙平立在原来的地方。我走了过去。

他喊了我一声,就低着头,脚尖在地上钻,像是要钻个洞。

我说:“这几天吧,我去你家。”

他鞠了躬,说:“谢老师好!”

第二天,同一个时间,同一个地点,沙平还在那里,用脚画着地。我径直走过去,说:“你爸爸在家吗?”

沙平说:“在家,在家的。”他怕我走错了,就提醒我,穿过连队有个羊圈,羊圈再过去,就是沙漠。他说:“可不要往沙漠走。”

羊圈就在绿洲和沙漠的接合部。远远地,我听见羊叫的声音,多数是母羊和羊羔相互呼唤。夕阳已收敛了沙漠的金色。羊圈旁土坯房的烟囱直直地冒出

了烟。

进门,还不等我自我介绍,沙平的爸爸说:“你就是谢老师吧?”

屋里很乱,被子摊在床上。这是个没有女人的家。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羊骚味,怪不得沙平身上总是散发出这种气味。

沙平的爸爸显老,一脸皱纹,使我想到缺水的胡杨树。他拍一拍胡杨木凳子(一截圆木,对剖开,圆的半边植入四根棍子)。凳面像着了火一样,起了沙尘。接着,他用光板羊皮袄的袖子擦了擦,连声说:“坐坐坐!”

我观察着这屋子。他说:“老师,我家儿子是不是又犯迷糊了?”

我说我来报告好消息——沙平的学习进步了。他说:“嘿嘿,是老师的功劳,上礼拜,平儿回来,已经能数得清羊群了。”

我说:“学算术,不仅是要会数一群羊。”

他点点头,说:“嘿嘿,平儿还数星星呢。”

“数清了吗?”

“天上的星星还能数过来?数不清。我在沙漠过过夜,只是看满天星,看得星星吸着目光滑下来。”

“你放羊,不常回家啊?”

他端来一碗茶水,还摆出一盘馕,说:“平儿他娘留在沙漠里,我不死心,就在沙漠里等了她一些日子,她没有出来。”

夫妻俩放牧连队里的一群羊。那天,他留下修羊圈,沙平的母亲放羊,起了沙暴。“别看沙包平时安安分分,可是,沙漠刮起大风,沙包就乱动起来。”他说。我没说那次上课沙平画一只羊羔站在沙包前的那幅画。他继续说:“沙包吃掉了半群羊,好像没事儿一样。平儿老是想娘,起先,我说你娘进沙漠放羊,等把一群羊放成两群羊,你娘就赶着羊群出来了,后来,我不能骗平儿了,他背着我,悄悄要进沙漠。”

我还在想沙平那幅画。沙包特别大,像一个帐篷,很可能,沙平想象沙包里住着羊,还有他的娘,我嚼着馕,慢慢嚼出馕的香味。

他说:“平儿没了娘,也不跟我说话了,就喜欢画画,画的都是羊。本来,可以在自己连队的小学里,我托了营里的领导,叫平儿寄宿在学校。我知道,平儿看到羊,就想娘,别的事儿我能管,就是管不住平儿想娘,小孩哪知道沙漠厉害?”

最后,他说:“平儿交给你了,你就当他是一只不懂事的羊羔子吧。”

我返回学校,目光铺在操场上,眼角有些湿润。沙平站在操场上,朝着沙漠的方向。他奔过来,喊了一声“谢老师”,就看着我,眼睛像星星那样闪光。我递给他一挎包馕,说:“你爸爸奖励你的。”我陪他到宿舍,他把馕掰开,分给所有的男生。最后,他交给我两个馕,要我去分给女生。

品;作品的水准越高,越会介意创者的人品是否有什么瑕疵。立于世,立于史,是一个人的综合价值。

没有人格的人,即使有着睥睨本行的技术,恐怕也无法得到认可。上述北宋四大书法家中的蔡京被后人以蔡襄代替就是一例。

邓之诚先生评清初学者傅青主:“文不如诗,诗不如字,字不如画,画不如医,医不如人。”我相信傅先生泉下有知,该会满意这评价的。如果是倒过来评,那还是不要了!而且我辈不议不听也罢!

“技格”说是生造的词,其实也是拾人牙慧,将书、画、诗、文、食、园艺、建筑等匠统称为“技”,取巧、归纳罢了。我这样理解的,很多时候,一个人的技艺就在一定范围的格子里。方格子,不能逾越;做人要有规矩,要守得本分,并持之以恒。

我也在想:每一行的技艺,是否能超越本人?后来,在一位文学爱好者那里得到了印证,她说:“文字不可能超越本人!”原来,要修炼的永远是本人。功夫在技之外!也便是指除了苦心磨练诀窍之外,还有就是对人格的塑造。

学一切技艺,贵先立格!先有人,才有技;先有人格,才够格谈技格。



幻想曲

## 通往村庄的路上

◎江根梅

我打算拜访100座村庄。当我写下这一计划,我的心已在那些村庄里梦游。

我是一个缺少乡村生活的人,唯一短暂的作客时光,是6岁那年随外祖母到一个靠近黄海的小村去,记住了那里满世界风中摇曳的芦苇。

100座村庄,光影重叠,高低错落。每座村庄,就像人的掌心纹路,看似相同,其实有许多不同。

陈忠实的白鹿原上,灞河在不远处静静流淌。河川便清澈见底,还有错落的农舍,一堆堆的干枯柴火或金黄的麦草垛,平展宽阔的庄稼地,河边、塬坡上有树林,那里有狐狸、獾、稚鸡、猫头鹰。这是陈忠实的精神之河。庄河的水有钙质,适宜一个人早期的骨骼生长。

开弦弓,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。村边一条弯弯的清河,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,村庄因此得名。1936年,由于一个年轻学生的到来,从此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普通村庄,而有了另一个美丽的名字:江村。

后来,这个年轻人在他的《乡土中国》里写道,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,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,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……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,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。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,没有陌生人的社会。”他,是费孝通,一个对乡村迷恋的人,曾先后26次访问那座村庄。

春暖花开的村庄,花粉传播,色调饱和。浣衣,大概是村庄里最柔软的事。

不妨这样设想,河边有青石板,水清如鉴。女子一绺长发,垂逸水面,临水照花,她就这么半蹲水边,衣裳在清流里浅浅沉浮。这样想时,就有一群灵动的古代女子,在诗经和唐诗宋词的小村庄里浣衣。微凉的水,如丝绸,从指缝间溢过。想象我是一只鸟,借风的气流,从高处拜访村庄,飞落在不知谁的屋檐;或者,跟着一头牛的屁股后面走进村庄,我看到牛的脊椎,在一摆一摆有节奏地扭动。一条牛弯弯曲曲踩过的路径,是一条弧线,将荒烟蔓草与村庄连接。有时候,农舍在水的中央,船帮印一道浅浅的吃水线,划一条船慢慢靠近芦苇深处的村庄。

在村庄里,我要结交100个朋友,他们是弹棉花的刘二,养螃蟹的徐老板,养鱼的孙二,养猪的周大爷,木匠刘大宝……

在一个小村里,我认识养猪的周大爷。他今年70岁了,养了6头老母猪,28头成猪,45头仔猪。周大爷在河边搭了一溜猪舍,我去看他时,老人正在舍圈里喂食。一只老母猪,胖得睁不开眼睛,慵懒地躺在温暖而柔软的干草上。听到脚步声,周大爷从猪舍里探出头来,秋日夕阳的余晖,洒在憨笑的脸上。离开村庄时,周大爷扛了100斤新米,非要送给我带回城里。

100座村庄,我先拜访99座,留下一座,等我老了再去。从前去过的那座村庄,是个悬念,我要保存童年时的那些美好意象。去了,如果村庄不复存在,或者不是从前的样子,我会很失望。所以,留下一座,放在内心深处收藏。

被雨水反复冲刷的村庄,风吹来近处花香和远处的味道,把一地碎叶,抛洒得纷纷扬扬,如乱舞的蝶。

如果我没有抵达,那是我正走在通往村庄的路上。

## 技 格

有所思

◎江泽涵

技格——这个词是我自造的,并未查到任何先例,但我有非常好的“造词”理由。

前几个月,曾和妈妈谈及她喜欢的某影视明星——被报道吸毒了。她说:“好好一个人就这么糟蹋了,辛辛苦苦一辈子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。没多久,又爆出一些负面新闻,比如私生活混乱,对孩子也不负责。这之后,妈妈再也不看那人参演的影视剧了,对有关报道也不再感兴趣了。

我在人前夸赞过张爱玲的文学造诣。一个友人说:“她嘛,她嘛!”他是介意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瓜葛。我想否认胡兰成的人,没有几个会同否认他的文章的。但我对胡兰成和张爱玲确实不那么由衷佩服,不像对汪曾祺或杨绛那样是全然崇拜。

“人品不高,落墨无法”、“心正则笔正”,这些话总是有些言过其实的。蔡京人品太差,但书法曾一度列入“北宋四大家”;严嵩的“奸”享誉青史,但他的青词却是一绝。

然而,人们往往喜欢把作品和人品结合起来,管这叫德艺双馨!研究作品的同时,还会追究创者的人

总第5787期 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 摄影 乌苏拉